

# 詩經字詞用法舉例

裴溥言

清人李汝珍著有音鑑一書，對音韻學頗有研究。其所著鏡花緣，藉小說體裁，提倡女權，更爲有名。第十六回寫多九公漂洋至黑齒國，入女塾遇塾師盧墨溪老先生之女紫萱，兩人談教字讀音，對話情形如下：

多九公道：「才女請坐，按這教字，在灰韻應讀堆，毛詩所謂：「敦彼獨宿」；元韻音惇，易經：「敦臨吉」。又元韻音豚，漢書敦煌郡名；寒韻音團，毛詩：「敦彼行葦」；蕭韻音雕，毛詩：「敦弓既堅」；軫韻音準，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教制」；阮韻音邈，左傳謂之「渾敦」；隊韻音對，儀禮：「黍稷四敦」；願韻音頓，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號韻音導，周禮所謂「每敦一几」。除此十音之外，不獨經傳未有他音，就是別的書上也就少了。……」

紫衣女子道：「婢子向聞這個教字，倒像還有吞音傳音之類，今大賢言十音之外，並無別音，大約各處方音不同，所以有多寡之異了。」

讀此，可見我國古書，尤其是經傳，破音字特別多，讀音甚難。而像這「敦」字，釋義更難。大雅常武：「鋪敦淮濱」，鄭箋云：「敦，當作屯」。魯頌閟宮：「敦商之旅」，鄭箋謂：「敦，治」。而經屈翼鵬先生考證，這兩個敦字，皆爲殺伐之義，箋說並非。而根據屈先生兩敦字都應訓殺伐，與敦字同義。那末，讀音也該隨義而變，不再音「屯」與「堆」，而應改音隊。讀經傳古籍，識字之難如此。詩書二經，尤爲難讀。故王靜安氏與友人書曰：「詩書爲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闇，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爲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觀堂集林卷二）

現在我們專談詩經。詩經三百零五篇中，罕見之字，求解固不易，即常見之字與詞，其習慣用法，已爲後世所不解，漢儒箋註，就給弄錯了。清朝考證學發達，始注意將這種常見字的特別用法逐漸考證出來。王引之氏的「經傳釋詞」，

就是在這方面用力而成績最好的一本書，民國以來，得胡適之氏等的繼續努力，成績更爲顯著。

例如遍佈於風雅頌的一二百個言字，漢代毛鄭，除可解爲言語之言者外，悉採爾雅「我也」之訓的特別用法，王氏予以一一指正，都改訓爲「語詞也」。而胡氏撰「詩三百篇言字解」（見胡適文存），則更進而將王氏訓爲語詞的言字，歸類爲兩種特別用法。同時王靜安氏又作詩書二經中成語之發掘，撰有「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篇，指出詩經中「陟降」猶言「往來」，「不淑」意爲「不幸」，「神保」爲「祖考」之異名，「不庭方」爲「不朝之國」。屈翼鵬先生作「詩三百篇成語零釋」及「罔極解」等文（載所著書備論學集），證成「罔極」等於「無良」，「德音」之爲「其言」，「昭假」之爲「顯靈」，「不瑕」之爲「不啊」，「周行」之爲「官道」，「不忘」之爲「不失」等。這些都是詩經中特有的用詞，不經考證，是更難瞭解的。我們研讀詩經，對於這些字與詞，應該先有一個認識，因此我參酌個人意見加以整理，撰寫詩經字詞用法舉例

，以便初學。惟其特有用法僅一二例者不納入，像聞一多考證鄒風新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的「鴻」字為特有用法，應訓俗名叫鰱蝦蟆的蟾蜍，僅此一例。王氏詩經成語「不淑」之訓「不幸」也只有鄒風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與王風中谷有穠：「遇人之不淑矣」二例。拙著「詩經欣賞與研究」，雖已在新台、君子偕老兩詩中採用聞王之說，可是這些用法，在詩經中並不普遍，不予採輯。本文僅將詩經中常見的習慣用法之字詞舉例說明，以求簡要，而免篇幅冗長。

## 一、言

言：甲骨文、金文均作言，古文作言。

爾雅：「大蕭謂之言」。朱芳圃以為「此為言之本義。與「音」為同類字。▽卽籥管，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籥舌弄之而成音也，旁益以八者，殆即表示樂器之音波，後更於其首加一，遂與从辛之字無別矣。其轉化為言說之言者，蓋引申之義也。」說文：从口、辛聲。辛，皐也，犯法也。釋名：言之為辛也，寓戒也。林義光以為辛辛同字，辛，罪人也。言从辛从口，本義當為「獄辭」，引申為凡言之稱。鄭樵曰：言从舌从二，二古上字，言出於舌上也。周禮大司樂註：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王引之經傳釋詞：「言，云也，語詞也，話言之言謂之云，語詞之云亦謂之言，若詩葛覃之「言告師氏，言告言歸」，采芣之

「薄言采之」，漢廣之「言刈其楚」，草蟲之「言采其蕨」，柏舟之「靜言思之」，終風之「寤言不寐，願言則嚏」，簡兮之「公言錫爵」，泉水之「還車言邁」，「鴛言出遊」，二子乘舟之「願言思子」，定之方中之「星言夙駕」，載馳之「言至于漕」，恨之「言既遂矣」，伯兮之「言樹之背」，女曰鷄鳴之「言加之」，小戎之「言念君子」，七月之「言私其豸」，彤弓之「受言藏之」，庭燎之「言觀其旂」，黃鳥之「言旋言歸」，我行其野之「言就爾屆」，「言歸斯復」，大東之「瞻言顧之」，小明之「與言出宿」，楚茨之「言抽其棘」，「備言燕私」，都人士之「言從之邁」，采芣之「言輶其弓」，瓠葉之「酌言嘗之」，文王之「永言配命」，抑之「言緝之絲」，「言示之事」，桑柔之「瞻言百里」，有客之「言授之綬」，有騶之「醉言舞」，及左傳僖九年之「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易繫辭傳之「德言盛」、「禮言恭」，皆與語詞之云同義。而毛鄭釋詩，悉用爾雅：「言，我也」之訓。或解為言語之言，揆之文義，多所未安，則施之不得其當也。」

胡適之詩三百篇言字解，更將詩經中作語詞用的言字，分析成(甲)言字位置在兩個動詞之間，作而字解，(乙)作然後之意的乃字解二組，另外指出小雅巷伯：「謀欲譖言」的言字，應作代名詞「之」字解。茲將語詞二組，各舉三例於下：

## (甲) 言字作而字解之例：

- (1) 小雅彤弓：「彤弓召兮，受言藏之。」
- (2) 召南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 (3) 鄘風載馳：「驅馬悠悠，言至于漕。」

## (乙) 言字作乃字解之例：

- (1) 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 (2) 衛風氓：「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 (3) 小雅黃鳥：「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而作語言的言字本義解的，則可舉衛風氓：「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的言字為例。

## 二、於

於：同烏，毛公鼎作僕兒鐘作古文以象鳥形，而與鳥字分化者，今但以爲歎辭及語辭，遂無以爲鴉鳥字者矣。說文于訓於，于於古通用，凡經典語詞皆作于。

經傳釋詞：「於，語助也，詩靈台曰：「於勿魚躍」(於字釋文無音)又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釋文：於，音烏，鄭如字，正義述毛亦如字，今從正義)下武曰：「於萬斯年，」離曰：「於薦廣牡，」(釋文：於，鄭如字，王音烏，正義述毛亦如字。今從正義。)是也。」以上於字，或

以「於是」釋之，仍音烏，爲歎詞。茲將三百篇中於字公認音烏作歎詞解者舉例如下：

周頌：「於穆清廟」(清廟)，「於穆不已」(維天之命)，「於緝熙」(昊天有成命)，「於皇來牟」(臣工)，「於皇武王」(武)，「於鑠王節」(酌)，「於昭于天」(桓)，「於繹思」(賚)，「於皇時周」(殷)；

商頌：「於赫湯孫」(那)；  
大雅：「於昭于天」(於緝熙敬止)。

(文王)；

小雅：「於祭酒壚」(伐木)。

### 三、於乎

於乎，與嗚呼同，經傳釋詞：「詩文王傳曰：於歎詞也。一言則曰於，下加一言，則曰於乎。或作於戲，或作烏呼，其義一也，爾雅曰：烏乎，吁嗟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

茲將三百篇中於乎之用於(甲)有所歎美者，(乙)有所傷痛者，分別舉例於下：

(甲)有所歎美者：

周頌：「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維天之命)

「於乎前王不忘！」(烈文)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

(乙)有所傷痛者：

周頌：「於乎悠哉！俟未有艾。」

(訪落)

大雅：「於乎哀哉！」(召旻)







「於乎有哀，國步斯艱！」

桑柔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抑)

### 四、其

其：音恭，甲骨文作、，南公鼎，湯鼎，王孫鐘，古文原爲農家揚米去糠器的象形，因以竹製，亦加竹頭爲箕，而其字演變爲指示代名及語詞，詩經中用其字爲無義的語詞特別多。

王引之經傳釋詞曰：「其，狀事之詞也，有先言事而後言其狀者，若『擊鼓其鏜』，『雨雪其雰』，『零雨其濛』之屬是也。有先言其狀而後言其事者，若『灼灼其華』，『殷其雷』，『淒其以風』之屬是也。」

又：「其，猶乃也，詩蟋蟀曰：『朝隰于西，崇朝其雨。』蟋蟀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七月曰：『八月其穫』，又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又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馮水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巷伯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大東曰：『杵臼其空』，賓之初筵曰：『錫爾純嘏，子孫其湛。』維天之命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烈文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

序其皇。無翰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又：「其，猶之也，詩魚麗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又：「其，語助也。詩君子于役曰：『曷其有活』，鴉羽曰：『曷其有所。』揚之水曰：『云何其愛？』正月曰：『終其永懷』。『終，猶既也』苑柳曰：『于何其臻？』

王氏所說：「狀事之詞」，指現代文法上所應用的九品詞中的「副詞」，副詞的作用可分別爲修飾動詞的，和修飾形容詞的兩種，(修飾副詞之字，亦爲副詞)，而「其」字在詩經裏的用法，實爲附加在副詞(或形容詞)之上或下的語助詞，這種用法的「其」字，共有四十多個，茲分別舉例如下：

(一)其字附加在副詞之上或下，等於現代語中「地」字。

(甲)附加在副詞之上者：

(1)大雅桑柔「捋采其劉」(捋采得稀稀地——劉，枝葉稀疏疏落落不均貌，用以修飾動詞捋采。)

(2)邶風擊鼓：「擊鼓其鏜」(鏜爲鼓聲，用以修飾動作擊鼓，語譯爲鑿鑿地敲着鼓。)

(乙)附加在副詞之下者：

(1)衛風氓：「啞其笑矣」(嘿嘿地冷笑了——啞，笑貌，用以修飾動詞笑。)



送于南。」

衛風：有狐：「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爾風：東山：「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伐柯：「我邁之子，籩豆有踐」。

九罭：「我觀之子，衣衣繡裳」。

小雅：車攻：「之子于苗，選徒踟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鴻雁：「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采芣：「之子于狩，言輟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白華：「之子之遠，俾我獨兮」；「天步艱難，之子不猶」；「之子無良，二三其德」；「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 七、彼其之子

經傳釋詞：「其，音記，語助也，或作記，或作忌，或作己，或作迓，義並同也。詩揚之水曰：「彼其之子」，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似」。又羔裘：「彼其之子」襄二十七年左傳，及晏子雜篇並作己，候人：「彼其之子」，表記作記，僖二十四年左傳，及晉語並作己。文十四年左傳：「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彼己之子」……」溥言按：左氏會箋：「夫己氏」猶曰彼人，己語辭，讀如彼其之子之其。」

我們將「之子」譯為「這一位」，則「彼其

之子」應譯為「那個呀這一位」，既說「那個」，又說「這一位」，看似矛盾，實仍為不欲明言之辭，正表現了民謠的特色。

「彼其之子」為當時民謠用成語，十五國風中凡十四見，曹風候人篇且套用以指多數，致須變通譯為「那些呀這一位」，茲錄十四「彼其之子」於下：

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鄭風羔裘：「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魏風汾沮洳：「彼其之子，美無度」；「彼其之子，美如玉」；「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

唐風椒聊：「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彼其之子，實大且篤」。

曹風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彼其之子，不遂其禱」。

### 八、有

有，音友，毛公鼎金，召伯虎敝盃，石鼓文，古文有，或謂形聲字，从月又聲，或謂會意字，從又持肉。徐灝曰：「凡言有者，皆自無而有，月由晦而生明，自無而有之象也。或曰從肉，古者未知稼穡，食鳥獸之肉，故從又持肉為有也。」詩經用「有」字之特點為從有無之有進展到作為冠於形容詞或副詞上的特別用法特別發達

的狀態。

經傳釋詞：「有狀物之詞也，若詩桃夭「有其實實」是也，他皆放此。」

又：「有，猶或也，故莊二十九年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易姤九五曰：「有隕自天」，言或隕自天也……詩載馳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言無我或尤也，有與或古同聲而義相通。」

又：「猶又也，詩終風曰：「終風且噎，不日有噎」，文王曰：「宜昭義問，有虞股自天」，既醉曰：「昭明有融」，又曰：「令終有假」，有、又古同聲，故又字或通作有。」

又：「有，語助也，一字不成詞則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國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推之他類，亦多有此，故邦曰有邦，家曰有家，室曰有室……北曰有北，吳曰有吳（詩巷伯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梅曰有梅（詩曰標有梅），的曰有的（賓之初筵曰「發彼有的」）……三事曰三有事。（詩十月之交曰：「擇三有事」）說經者未喻屬詞之例，往往訓為有無之有，失之矣。」

以上王引之氏釋有字涉及詩經者四條，狀物之條，專舉詩經，亦僅舉一例，但我們據此一例，向三百篇探索，則觸目皆是，遍及三頌二雅及十五國風，共達一百多處，其用法和「其」字相似而略簡，等於後世於形容詞或副詞下附加的「然」字，茲舉其例證於下：

(一)有字附加在副詞之上，作為語助詞的，等

於後代文言文中附加於副詞下的「然」字，或現代語中的「地」字。

(甲) 副詞在上半句的：

- (1) 商頌長發：「有虔秉鉞」(虔敬地秉持着斧鉞，也等於「虔然秉鉞」)。
- (2) 邶風匏有苦葉：「有瀟濟盈」(瀟瀟水滿貌，用以形容濟水的盈滿)。
- (3) 邶風匏有苦葉：「有鸛雉鳴」(鸛爲雉鳴聲)。

(乙) 副詞在下半句的：

- (1) 大雅皇矣：「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偉大啊上帝！威嚴地君臨下土。也等於「臨下赫然」)。
- (2) 大雅既醉：「昭明有融」(融，明之盛，此句等於「昭明融然」)。
- (3) 邶風擊鼓：「憂心有忡」(忡，憂貌，用以修飾形容詞憂字，此句等於「憂心忡然」)。
- (4) 檜風羔裘：「羔裘如膏，日出有暉」。(曜，明亮貌，此二句謂羔裘光潤，因日照而曜然)。
- (5) 小雅車攻：「會同有繹」(繹：盛貌，此句是說盛大地會同諸侯)。

(二) 有字附加在形容詞之上，作爲語助詞，等於現代語中「的」字。

(甲) 形容詞在上半句的：

- (1) 周南桃夭：「有蕢其實」(它的果

實是碩大的)

- (2) 衛風淇奥：「有匪君子」(君子斐然)
- (3) 鄆風東門之墀：「有踐家室」(一排放整齊的房舍)。
- (4) 唐風杕杜：「有杕之杜」(孤特的赤棠)

(5) 小雅大東：「有饑饉殍，有捋棘七」。(饑，滿貌；捋，曲長貌。滿滿的一盤飯，彎彎的棗木飯匙)。

- (6) 小雅宛柳：「有苑者柳」(苑，茂盛貌，那茂盛的楊柳)。
- (7) 大雅常武：「有嚴天子」(天子嚴然)
- (8) 周頌良耜：「有球其角」(牠的角彎彎的)

(乙) 形容詞在下半句的：

- (1) 鄭風女曰鷄鳴：「明星有爛」(燦爛的明星，明星爛然)。
- (2) 齊風載驅：「魯道有蕩」(坦蕩的魯國道路)
- (3) 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隰地的桑樹柔美，它的葉子肥沃)。
- (4) 大雅桑柔：「旃旒有翩」(翩，動搖不定貌，旌旗飄飄然)。
- (5) 周頌載見：「儻革有鴈」(鴈，鏘然作聲，響首的儻革鏘鏘響)。
- (6) 魯頌閟宮：「閟宮有恤」(寂靜

的閟宮)

- (7) 商頌那：「庸鼓有數，萬舞有奕」(鐘鼓聲雄壯，萬舞步昂揚)。
- (1) 邶風谷風：「有洗有漬」(洗，武貌；漬，怒貌。此句等於「洗然漬然」，可譯爲「兇巴巴的，惡狠狠的」)。
- (2) 周頌有客：「有萋有且」(萋，盛貌；且，多貌。此句等於「萋然且然」)。
- (3) 魯頌有駉：「有駉有駉」(駉，肥壯貌，可譯爲「肥肥的，壯壯的」)。

(丙) 一句兩「有」字的：

- (1) 邶風谷風：「有洗有漬」(洗，武貌；漬，怒貌。此句等於「洗然漬然」，可譯爲「兇巴巴的，惡狠狠的」)。
- (2) 周頌有客：「有萋有且」(萋，盛貌；且，多貌。此句等於「萋然且然」)。
- (3) 魯頌有駉：「有駉有駉」(駉，肥壯貌，可譯爲「肥肥的，壯壯的」)。

詩經中其字和有字的特別用法相同，都可用「然」字來替代，僅附加的位置略有差異，各有限制。有人加強這兩個字的功用，說等於現代語的「多麼」兩字，「靜女其姝」可譯作「靜女多麼美麗」，「灼灼其華」可譯作「花朵多麼鮮艷」，「明星有爛」可譯作「明星多麼燦爛」，「有嚴天子」可譯作「天子多麼威嚴」，這當然也還說得通。可是將「擊鼓其鏜」譯成「把鼓敲得多麼鏗鏘響」，「臨下有赫」譯成「君臨下土多麼威嚴」，已經顯得勉強，把「啞其笑矣」譯成「多麼嘿嘿地笑了」，把「會同有繹」譯成「多麼盛大地會同諸侯」，更是勉強不來，顯然是不妥的了。

止，音芷，甲文止，金文止，石鼓止，象形字，許書無趾字，止卽趾，鄭玄云：「止，足也，古文止卽趾。」

經傳釋詞：『詩草蟲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毛傳曰：「止，辭也。」』

詩經止字作語詞用，爲數不少，茲舉數例於下：

(1) 召南草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三見)

(2) 齊風南山：「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綏双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3) 齊風敝笱：「齊子歸止。」

(4) 小雅庭燎：「君子至止。」

(5) 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

(6) 大雅文王：「於緝熙敬止。」

(7) 大雅大明：「文王嘉止。」

(8) 大雅民勞：「民亦勞止。」

(9) 大雅召晏：「無不潰止。」

(10) 周頌閔予小子：「陟降庭止。」

(11) 周頌良耜：「黍稷攸止，黍稷茂止。」

(12)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止字在詩經中其他用法亦有數種：

(甲) 鳥集曰止，例：

(1) 秦風黃鳥：「交交黃鳥，止于棘。」

(2) 小雅四牡：「載飛載止。」

(乙) 止、居也，例：

(1) 大雅騶虞：「迺慰迺止。」

(2) 商頌玄鳥：「邦畿千里，惟所止。」

(丙) 止、容止，例：

(1) 鄘風相鼠：「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丁) 吳昌瑩經詞衍釋：「止，亦作之，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史記三王世家作：「高山仰之，景行嚮之。」

溥言按：此二止字可解作語詞或指示代名詞「之」字。

(戊) 止、至也，例：

(1) 魯頌泂水：「魯侯戾止，在泂飲酒。」

(2) 小雅采芣：「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十、匪

匪，非上聲，形聲字，从匚，非聲，玉篇：「匪，竹器，方曰匪。」詩經匪字通用有二解：曰，非也，不也；曰，彼也，近世但通用爲賊寇，如土匪，綁匪，匪徒。

經傳釋詞曰：「詩木瓜傳曰：「匪，非也，常語。」(注：原文爲：「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又：「匪，不也，詩股武曰：「稼穡匪解，言不懈也，車漆曰：「匪飢匪渴，箋曰：「雖飢不飢，雖渴不渴。」周語引頌曰：「莫匪爾極，莫注曰：「匪不也，無不於女時得其中也。」又：「廣雅曰：「匪，彼也」家大人(注：王念孫)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襄八年左傳引此詩，杜注曰：「匪，彼也，亦猶爾無正曰：「如彼行邁」也。又定之方中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匪風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勁發發然，彼車之驅傷傷然也；都人士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頰。」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差則有頰，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雲也，解者訓匪爲非，故多不安。」

吳昌瑩經詞衍釋曰：「經傳釋詞曰：「匪，非也，常語，匪，不也，匪，彼也。」衍曰：「匪，彼也，詩：「匪載匪來」，上匪字彼也，下匪字不也，言彼載不至也。」寥寥者我，匪我伊蒿，「伊，是也，言彼我今是高也。(始生爲我，長大爲蒿)」「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匪鵲匪鸞，匪置匪館。」「匪兕匪虎，法言謂明篇：「鳳鳥踟躕，匪兔之庭，皆匪之同彼。」

溥言曰：匪訓彼，爲詩經常見之特別用法；他書僅揚雄法言偶有之，另有匪訓斐，衛風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大學引詩作「有斐君子」，匪爲斐之假借也。

十一、只

只，音紙，古文只，指示字，台，八示氣，从口下引，其本義爲語已詞。至唐代已常作「但」字用。

經傳釋詞：「說文：「只，語已詞也，」詩燕燕曰：「仲氏任只，」鄘柏舟曰：「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楚辭大招，句末皆用只字。」  
又：「只，亦句中語助也，詳穆木及南山有台，采菽，並曰：「樂只君子」，北風曰：「既亟且只！」君子陽陽曰：「其樂只且！」」按助字辨略：「只且重聲，猶之乎而已。」

## 十二、思

思、音司，古文<sup>①</sup>，念也，从心从凶，心與凶相匯合爲思，會意字，凶即頭腦蓋，主記憶之器官，詩經中常作語助詞用，或在語首，或在語中，或在語末，成爲詩經中思字的特別用法。

經傳釋詞：「思，語已詞也，詩漢廣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毛傳曰：「思，辭也，」他皆放此，」按詩經中思字用作語已詞的還有：(1)周南漢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2)小雅采芣：「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南有嘉魚：「烝然來思。」白駒：「黃然來思，」勉爾遁思，無羊：「爾羊來思，」爾牧來思，大雅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頌賚：「數時釋思，」於釋思。」

經傳釋詞又云：「思發語詞也，車羣曰：「思變季女逝兮」，文王曰：「思皇多士」，思齊曰：「思齊大任」，又曰：「思媚周姜」，公劉曰：「思輯用光」，思文曰：「思文后稷」，載見曰：「思皇多祜」，良耜曰：「思媚其婦」，泮水曰：「思樂泮水」。思字皆發語詞。」按魯頌駉：「思無疆，思馬斯臧，」思無期，思馬

斯才，」思無斃，思馬斯作」，思無邪，思馬斯組。」六思字亦皆發語詞。

又云：「思、句中語助也，關雎曰：「寤寐思服」，桑扈曰：「旨酒思柔」，文王有聲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閔予小子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思皆句中語助。

詩經中思字亦有作想念講的，例如：邶風綠衣：「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終風：「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泉水：「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我思肥泉」「思須與漕」「衛風伯兮：「願言思伯」竹竿：「豈不爾思？」王風大車：「豈不爾思？」鄭風褰裳：「子惠思我」「子不我思，」東門之墀：「豈不爾思？」子衿：「悠悠我思，」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檜風羔裘：「豈不爾思？勞心忉忉，」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又思，」大雅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皆是。

## 十三、于以

于以兩字連用，爲詩經國風成語，置於句首而成問句，其義等於「于何。」召南采芣篇四見，采蘋篇五見，邶風擊鼓一見，均爲一句問一句答的民謠體，而兩漢以來，已不明此體，因亦不明辭義。雖有清一代，考證學之盛，亦未得達詰。民國以來，胡適之氏，始發抉其義，而楊遇夫氏得證成其說。

召南采芣「于以采芣」，毛傳：「于，於也。」

未釋以字，康成始注意兩字連用，箋曰：「于以猶言往以也。」朱傳採毛義無異辭，清儒覺毛義疏略，鄭箋未安，予以考證，馬瑞辰云：「爾雅：爰、粵、于也，又曰：爰、粵、于，於也。凡詩言于以者，猶言爰以、粵以，皆語詞。箋訓爲往以，失之。」胡承珙亦云：「于以與陳風東門之粉「越以」同，「語詞也。」陳奐則云：「于以，猶薄言，皆發聲語助也。」三說皆謂于以爲語詞，而不知乃發問用之成語也。閒讀德清俞氏古書疑義舉例，並及儀徵劉申叔古書疑義舉例補，及長沙楊遇夫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二書，得閱楊著誤解問答之辭例條原文，胸中疑竇，得以冰釋。

茲錄楊氏原文於下：「詩召南采芣一章云：「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二章云：「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又采蘋一章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二章云：「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鑄及釜。」三章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邶風擊鼓三章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采芣毛傳云：「于，於也。」不釋「以」字。樹達按：以假爲台，何也。（註：台音怡）書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彤日：「乃曰其如何？」殷本紀作「乃曰其奈何？」西伯獻黎「今王其如何？」殷本紀作「今王其奈何？」是台有何義。說文：「台，從目聲。」以爲目之隸變，



故得假以爲台，于以者，于何也，故凡言于以之句，皆問詞，其下句皆答詞也。「于以采芣？于沼于沚。」正與秦風終南首章云：「終南何有？有條有梅。」二章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句法一律。又采蘋三章上二句「于以奠之？宗室廟下」與下二句：「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爲對文。下二句爲一問一答，則知上二句亦爲一問一答也。自來說者，不知以爲台之假字，鄭箋釋「于以」爲「往矣」，陳奐則謂：「于以猶溥言，皆發聲語助」，而詩人文從字順之文，乃不得其解矣。」

溥言按：詩經「于以」凡十一見，除上舉國風十見外，另一見在周頌桓篇，其文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在國風之外，不能作問句講，而國風之「于以」十見，均爲一問一答，可證此種一問一答，正民謠體之本色也。

又，詩經問句「在何處」，國風中用成語「于以」，小雅用「于何」或「於焉」(十月之交「于何不臧」？苑柳「于何其臻」？正月「于何從穢」？白駒「於焉逍遙」？)詩三家義集疏於「於焉逍遙」(白駒)句謂「秦豈汝南周巨勝碑即作于以逍遙」，並謂「或當詩有作以之本」，是證國風之「于以」與小雅之「於焉」同爲問句「在何處」之義。而國風以一字代「于以」，則用「於焉」之合聲字「爰」。楊氏引擊鼓「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三爰字不作問句，蓋楊氏尙未知此三爰字與「于以」同義也。

#### 十四、爰

爰，音袁，甲骨文作爰，習鼎作爰，梁當鏡幣作爰，古文作爰，會意字，援之本字，象兩手有所持形，引也，後轉爲發端語之用，集韻：謂引詞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註：「轉相訓」。又曰：「爰，於也。」

經傳釋詞：「爾雅曰：「爰、于也。」又曰：「爰、於也。」于與於同義。書盤庚曰：「綏爰有衆」。是也，詩擊鼓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亦爰也，互文耳。」

又：「爾雅曰：「爰、曰也。」曰與吹同，字或作聿。聿爰一聲之轉。「爰有寒泉」(詩凱風)聿有寒泉也。「爰伐琴瑟」(定之方中)聿伐琴瑟也。「爰得我所」(碩風)聿得我所也。「爰及矜人」(鴻雁)聿及矜人也。「爰有樹檀」(鶴鳴)聿有樹檀也，「爰其適歸」(四月)聿其適歸也。「爰方啓行」(公劉)聿方啓行也。「爰衆爰有」(公劉)聿衆聿有也。聿曰古字通，以上七詩，鄭箋皆用爾雅「爰、曰也」之訓，是也。而多羅爲論語「子曰：曰，則失其指矣。縣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曰，亦爰也，互文耳。又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爰與聿，亦互文。」

又：「張衡思元賦舊注曰：「爰，於是也。」詩斯于曰：「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公劉曰：「于時于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爰即于時也。于時，卽於是也，或訓爲於，或訓爲曰，或訓爲於是，其義一也。」

吳昌瑩經詞衍釋：「衍曰：「爰、與也，及

也，詩：「爰始爰謀」，上爰字，於是也，乃也。下爰字，與也，言乃始與謀也。」「爰，爲也。書：「爰既小人」，史記周公世家作「爲與小人」。詩：「周爰諮取，周爰執事」，言「周爲」也。」

溥言按：詩經爰字，多訓「於是」，作問句者則訓「於焉」，「於焉」所以問「在何處」，或略爲「何處」，爰卽「於焉」之合聲，猶旃之爲「之焉」之合聲。蓋一問一答乃國風民謠之本色。邶風桑中曰：「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四句一、三問，二、四答。「爰采」，在何處採也。「爰采麥矣？」「爰采葑矣」兩爰字做此。邶風凱風：「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亦一問一答。問在何處有寒泉？答在浚下有寒泉。邶風擊鼓：「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四句前三問，後一答，問在何處住？在何處息？在何處喪失了馬匹？到那兒去找它？答以在林下找到。觀小雅四月：「爰其適歸」，家語引詩「爰其」作「奚其」。常璩華陽國志引詩亦作「奚其」，朱子詩集傳卽逕作「奚其適歸」，此句亦爲問句，問歸向何處？可證「爰」字在問句中應訓「何處」或「在何處」。

#### 十五、何以

詩經裡把言、其、有、思等字，作爲語助詞的特殊用法，後代早已喪失，就是其他先秦的古籍中，都很少見，但在詩經中却是很普遍地應用着，可說是詩經特有的專門用法，而「之子」

于以」等詞，亦僅詩經中習用之成語，丁樹聲氏「論詩經中何、曷、胡」一文（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冊），主張「何以」一詞，一律作「用什麼」解，與他書中作「爲什麼」解用法不同。他說：詩經裡的「曷」字，大多數的用法是表示「何時」，「胡」字大多數的用法是表示「何故」，而「何以」一詞，詩經中全是表示方法的「用什麼」講，而不作表示原故的「爲什麼」講，沒有一個例外。這是詩經文法上的一個特點。

效將詩經中所用「何以」彙輯於下：

- (1) 秦風渭陽二見：「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 「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 (2) 豳風七月一見：「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 (3) 召南行露四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 「誰謂風無牙？何以穿我墉？」
-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 (4) 鄘風干旄三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 (5) 大雅公劉一見：「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 以上「何以」凡十一見，均作「用什麼」解，極爲明確。

## 十六、陟降

王靜安氏曰：「陟降一語，古人言陟降，猶今人言往來，不必兼陟與降二義。周頌：「念茲

皇祖，陟降庭止。」（閔予小子）「陟降厥土，日監在茲。」（敬之）意以降爲主，而兼言陟者也。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此以陟爲主，而兼言降者也，故陟降者，古之成語也，陟降亦作陟各。左昭七年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正用大雅語，恪者，各之借字，是陟恪即陟降也，古陟、登、聲相近，各格假字又相通，故陟各又作登假。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莊子養生主：「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假亦即陟降也。又作登遐，墨子節葬篇「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則謂之登遐。」登遐亦即陟降也。登假、登遐後世用爲崩薨之專語；而通語之陟降，別以登降升降二語代之，然四語所從出之源，尚歷歷可指。書文侯之命言「昭登于上」，詩大雅言「昭假于下」，登與假相對爲文，是登假即陟降之證也。左傳之陟恪，曲禮之登假，墨子之登遐，皆謂登而不謂降，此又大雅之陟降不當分釋爲上下二義之證也。詩書中語，類此者頗多，姑舉其一二可知者，知字義之有轉移，又知古代已有成語，則讀古書者，可無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之失矣。

溥言按：「彼且擇日而登假」係莊子德充符篇中語。

## 十七、神保

王靜安氏曰：「小雅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又云：「神保是格」，又云：「數

鐘送尸，神保聿歸。」傳箋皆訓保爲安，不以神保爲一語。朱子始引楚辭靈保以正之。今案克鼎云：「丕念厥聖保祖師樂父」，是神保聖保皆祖考之異名，詩之「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皆相互爲文，非安饗安歸之謂也。」

## 十八、罔極

屈翼鵬先生罔極解，舉出詩經中應用「罔極」兩字的詩，凡七篇，共八見：

- (1) 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 (2) 衛風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 (3) 魏風園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 (4) 小雅何人斯：「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視面目，視人罔極。」
  - (5) 小雅青蠅：「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 (6) 大雅民勞：「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 (7) 大雅桑柔：「民之罔極，職涼善背。」
- 以上八個「罔極」，吾人試尋繹其上下文，即可知均爲詬訾之語。而鄭康成箋蓼莪：「欲報父之德，昊天罔極」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於罔極上平添「我心」二字，所謂增文解經，屈先生指出其實非詩義之本然。而朱傳於罔極之極字，率以至、窮

、已、止諸義說之，其義無不費解。宋人疎於故訓，淵博如晦翁，亦難免此失。

王引之於蓼莪「昊天罔極」一語，感舊說之未當，於是研索其義，著之經義述聞（卷六昊天罔極條），其說云：「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備，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得詩人之意矣。」

王氏之說，深合經誼，顯於極字，雖心知其義，而猶未肯顯言之，且於他篇罔極之辭，未曾彙舉而共證之，一若其義不盡相同者，實則詩中凡罔極之語，義皆無殊。

於是屈先生加以考證，根據毛傳於「土也罔極」「謂我土也罔極」；鄭箋於「以謹罔極」「民之罔極」皆訓極爲中，鄭箋且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而顏師古注漢書倪寬傳：「天子建中和之極」，即云：「極正也。」並證以他書而作結論曰：「然則罔極者，謂無中正之行，猶詩人所謂『無良』，今語所謂『缺德』也。」以「無良」釋「罔極」，非但前舉詩經七篇八例均通順，即驗之他書如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之「思肆其罔極」等例亦無碍，屈先生之釋詩經「罔極」爲「無良」，猶今日之成語「缺德」，可得學術界的公認。

十九、德音

屈翼鵬先生於「詩三百篇成語零釋」文中，證成「德音」之爲「其言」，簡介於下：

詩經中十二處「德音」，毛傳鄭箋的解釋，

可歸納成四義。

(一) 釋德音爲「聲音語言」：

(1) 抑風日月：「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箋：「無善意思之聲語於我也。」

(2) 谷風：「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夫婦之言，無相違者。」

(二) 釋德音爲「德行」：

(3) 鄭風有女同車：「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不忘者，後世傳道其德也。」

(4) 秦風小戎：「厭厭良人，秩秩德音。」箋：「又思其性與德。」

(5) 邶風狼跋：「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不瑕，言不可疵取也。」正義：「箋言無可疵取者，……言周公終始皆善爲無疵瑕也。」

(6) 小雅車韋：「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傳：「括，會也。」箋：「覲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

(7) 大雅皇矣：「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箋：「德正應和曰貺。」

(二) 釋德音爲「教令」：

(8) 小雅鹿鳴：「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

(9) 烝桑：「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膠，固也。」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

(10) 大雅假樂：「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箋：「秩秩，清也。……教令清又明。」

(三) 釋德音爲「譽聲」：

(11) 小雅南山有臺：「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箋：「言長見稱頌也。」

(12) 又：「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以上傳箋之釋德音，除聲音語言及譽聲兩義近是外，餘皆望文生訓。胡承珙毛詩後箋（卷三日月篇）云：「德音，非必有德之音，如爾風德音而曰不瑕，此詩（指日月篇）德音而曰無良，所謂『德有凶有吉』也。」屈先生論斷曰：「胡氏之論近是，所未達者一問而已。蓋音者，聲音；德音者，雖非實謂有德之音，而德字亦非『有凶有吉』之謂。細味其旨，蓋乃作他人語言之敬詞，猶今語『高論』『卓見』之比，非必其論皆高，而其見皆卓。……故德音者，其本義當爲『令言』，爲尊敬他人之夸語；及用之既久，則凡斥他人之語言，皆謂之德音；於是德音之義，猶如『其言』，故可云『無良』耳。

「以此按之：月月之『德音無良』，謂『其言無良』也；谷風之『德音莫違』者，謂『莫違其言』也；小戎之『秩秩德音』，假樂之『德音秩秩』者，謂『其言有序』也；車韋之『德音來括』者，冀能『接其警欵』也；鹿鳴之『德音孔昭』者，義猶泮水之『其言昭昭』，謂『其言明晰』也；烝桑之『德音孔膠』者，膠義當如風雨之『鷄鳴膠膠』之膠，謂其『語音高朗』也。凡此皆可以『其言』之義說之，而無扞隔者也。

「大雅思齊：『大淑副微音』，康成訓微爲

美，「德音」實即「美譽」、德音之另一意義，猶德音也。有女同車之「德音不忘」，狼跋之「德音不瑕」，南山有台之「德音不已」，皆謂令譽之無盡無休。南山有台又云：「德音是茂」，則頌其令譽之隆盛。皇矣之「猶其德音」，即大其聲譽耳。」

## 二十、昭 假

屈翼鵬先生證詩經成語「昭假」之猶今語「顯靈」，簡介於下：


昭假之語，詩中凡五見：

- (1) 大雅雲漢：「大夫君子，昭假無贏。」
- (2) 豳民：「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 (3) 周頌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爾。」
- (4) 魯頌泂水：「穆穆魯侯，……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 (5) 商頌長發：「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

毛傳率以至釋假，鄭箋或訓至，或訓升，或訓暇，訓至義猶相近，訓升訓暇，則大相逕庭矣。

戴東原氏云：「詩凡言昭假者，義為昭其誠敬以假（格）於神，昭其明德以假（格）天。精誠表現曰昭，貫通所至曰格。」其說較舊說為勝，仍未盡合詩義。蓋神降臨謂之昭假，祈神降臨亦謂之昭假；義若相反，而實相因。

詩書皆謂神降臨曰假。楚茨「神保是格」，抑「神之格思」及烈祖「來假來饗」等語，「假」謂神之降臨，其義至顯。尚書多士：「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多方：「惟帝

降格于夏」；呂刑：「皇帝……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義與詩同，頗疑假字之初誼，即神降臨之謂。甲骨文格作，示有足降臨而騰口說；意謂神憑尸以傳語也。大抵早期之書，義多如是；晚期之書，如堯典之「格汝舜」，湯誓之「格爾眾庶」等，乃有以此字用於凡人者；則非假字之初誼也。

神靈降臨曰假，祀神而使之降臨亦曰假；此猶受人之物曰受，以物與人亦謂之受也。尚書君奭：「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謂伊尹、伊陟、臣扈，能祀皇天、上帝，而使之降臨也。（此義金文中尤習見，周易中亦有之。）

周頌載見有「率見昭考」之語，昭考猶皇考皇祖之比，以「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之語證之，知昭乃昭然顯現之義，是頌神之辭，而非自身「精誠表現」之謂，神靈顯現謂之昭，求神顯現亦謂之昭。然則昭假者，用為主動語氣，則猶今語之「顯靈」，用為被動語氣，則為祈神「顯靈」。祈神顯靈維何？即祀神是已。

持此義以衡詩辭，則「昭假于下」「既昭假爾」者謂神顯靈也。「昭假無贏」者，謂祀神未嘗怠緩也。「昭假遲遲」者，謂祀神之恆久也。至「昭假烈祖」為祈神降臨之語，尤不待辭說而義自明矣。（並論及金文宗周鐘「用邵各（昭格）朕文且（祖）考」，為祈神降臨之語，秦公殿「作鑄宗彝，以邵（昭）皇且（祖）」，其殿御各（格）」為祈皇祖（神靈）顯現之語。）

## 二十一、不 假

屈先生考證詩經成語「不瑕」之為「不啊」，摘錄其大要於下：

詩經不瑕，或作不遐。其用於句首或句尾，意義不同。其用於句尾者，諸家說解，大致可通；其用於句首者凡五見，迄今尚無達話。

- (1) 邶風泉水：「盪潏于衛，不瑕有害。」
- (2) 二子乘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 (3) 周南汝墳：「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 (4) 大雅下武：「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 (5) 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尚書康誥亦一見之：「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周易泰卦九二爻辭亦云：「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傳箋或釋瑕為遠，或釋為過，衡之詩義，多未能安，僞孔傳以罪釋瑕，說易諸家以遠釋遐，於書義易義亦均未當。細繹其旨，蓋瑕若遐者，乃使語調曼長之助詞，非有何意義也。

按瑕遐古通用，音讀通於夏。王氏讀書雜誌，俞氏諸子平議，又謂夏古又通於雅。瑕遐音讀既通於夏，夏又通於雅，是瑕遐音讀亦通於雅，古鳩字，音讀蓋如今語之「啊」；即瑕若遐之古讀，亦若今語之「啊」，乃使語調曼長之語氣，昔人所謂「詞」也。

今以此語詞說詩書易三經之語，無不迎刃而解，蓋「不我遐棄」、「不汝瑕殄」者，不我捨

棄、不汝絕滅也，「不取有害」、「不取有愆」者，不致有災害、不致有過失也。中間益一退字，遂使語調曼長而有顧望之意。「不取有佐」，佐字古但作左，國策魏策：「必右秦而左魏。」高註：「左，疎外也。」襄公十五年左傳：「天子所右」，疏云：「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此「不取有佐」，謂四方來賀者，雖千秋萬世，亦不致疎外周室也。易「包荒，用馮河，不取遺」者，包讀為匏，荒訓大，遺義為隆，謂佩匏渡水，匏大，用以馮河，斯不墜溺耳。

二十二、不 忘

屈先生考證詩經成語「不忘」之為「不失」，摘錄其大要於下：

- (1) 鄭風有女同車：「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 (2) 秦風終南：「壽考不忘。」
- (3) 小雅蓼蕭：「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 (4) 鼓鐘：「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5) 大雅嘉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說詩者率訓不忘為不遺忘，然以之說兩「壽考不忘」，甚為不辭；以釋他處，亦殊費解。知不忘之語，非不遺忘之謂也。有女同車言「德音不忘」，小雅南山有臺言「德音不已」，爾雅狼跋言「德音不取」，則不忘、不已、不取，義必相近，大雅思齊：「烈假不取」，箋云：「取，已也。」是不取與不已同義；然則不忘之義，蓋可知矣。忘亡古通用，亡，滅也、失也、絕也，不忘即不失。不絕，亦即不已。德音不忘，美其聲譽之長在，壽考不忘，則頌其長壽難老耳。鄭箋於「不愆不忘」云：「不過誤，不遺失」，則亦以失訓忘，而「懷允不忘」之語，舊解則皆不可從。鼓鐘詩三言「淑人君子」，其下文一則曰：「其德不回」，一則曰：「其德不猶」，又一則曰：「懷允不忘」；以其二例其一，則「懷允」當亦頌人之語，懷允猶言秉信，懷允不忘，則秉信不失，以頌其人之所以為淑人君子也。

民國六十一年四月溥言初稿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 綺琴女史百花卷時賢題詠錄序

顧敦錄

徐綺琴女士浙江永嘉人。幼好丹青，殆出天性。稍長執贄於鄉賢馬孟容先生之門，傳其學焉。戰時避亂滬上，教學相長，卓然自立。暇則博覽藏家名蹟，獨愛趙叔儒先生所藏周笠百花長卷。笠吳人，字雲巖，清道光緒間以花卉聞藝林。此卷為自甲子至壬申經營九年，得意之作。蓋其特色在：布局則組織精緻；設色則彩墨間施，而用墨獨見匠心；至於寫生尤以秀潤超脫勝。因乞孟容先生介弟名書法家公愚先生借歸，數月之間，廢寢忘食，連臨三本。師友咸歎精勤，駭駭乎直追古人矣。公愚先生嘉之，特為補摹原題。名書名摹，並可貴也。

時余由之江大學移席燕京大學。二十八年暑

假，返滬探視避寇弟妹。一夕，之大同仁夏瞿禰教授携女士臨本一卷過訪。余展讀之餘，歎為觀止。瞿兄因曰：此吾邑不櫛進士也，將為紹介。「乃得初見於綠楊村之夏府，再見于蒲石居之馬府，三見于女士藝友碧簪女士陳夫人之妝閣，旋訂交焉。」

假日匆逝，余先返平。秋冬之交，承燕大同仁胡美成教授之太夫人由滬伴女士北上。乃於十一月四日敦請司徒雷登博士證婚于燕園之寧德樓。介紹人公愚先生贈詩，有云：「此圖原是執柯人」，蓋實錄也。於是燕京大學校長吳雷川太史，之江大學校長李培恩博士，輔仁大學校長陳援庵先生，暨南北學士藝彥相繼寵賜題詠。得吳雷

川洪煨蓮郭紹虞陳援庵黃賓虹鄧溫如馬公愚任心叔胡士瑩夏瞿禰諸家詩十九首，張孟劬張東蓀吳湖帆蔣禮鴻盛歆青諸家詞四首，王季思先生曲一首，陳迦仙先生文一首，共二十五首。書詩精妙，琳瑯滿幅，至可感也。

乃自結稿以來，忽忽四十年流離生活，已盡略紙、綿、皮、絹、木、鐵、羊毛、青銅、陶器、銀、珍珠、翡翠、紅寶石諸紀念而過之。團聚且吝，遠言同慶。惟當花晨月夕，展卷相對，彌覺墨寶勝于珠翠，良言可當金玉。爰伸素箋，敬錄付梓。以作枕中座右，登山臨水，年年此日之紀念可也。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一月四日顧敦錄敬誌。